宋史/卷3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三十三 ◄

宋史
卷三百三十四 列傳第九十三

► 卷三百三十五

徐禧

徐禧，字德占，洪州分寧人。少有志度，博覽周遊，以求知古今事變、風俗利疚，不事科舉。熙寧初，王安石行新法，禧作《治策》二十四篇以獻。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局，遂以布衣充檢討。神宗見其所上策，曰：「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，十已八九，然竊襲人之語，不求心通者相半，此言是也。宜試於有用之地。」即授鎮安軍節度推官、中書戶房習學公事。歲餘召對，顧問久之，曰：「朕多閱人，未見有如卿者。」擢太子中允、館閣校勘、監察御史裏行。

與中丞鄧綰、知諫院范百祿雜治趙世居獄。李士寧者，挾術出入貴人間，嘗見世居母康，以仁宗御製詩贈之，又許世居以寶刀，且曰：「非公不可當此。」世居與其黨皆神之，曰：「士寧，二三百歲人也。」解釋其詩，以為至寶之祥。及鞫世居得之，逮捕士寧，而宰相王安石故與士寧善，百祿劾士寧以妖妄惑世居，致不軌。禧奏：「士寧遺康詩實仁宗製，今獄官以為反，臣不敢同。」百祿言：「士寧有可死之狀，禧故出之以媚大臣。」朝廷以御史雜知、樞密承旨參治，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，進禧集賢校理、檢正禮房。

安石與惠卿交惡，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，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事，詔禧參鞫。禧陰右惠卿，綰劾之，會綰貶官，獄亦解。禧出為荊湖北路轉運副使。元豐初，召知諫院。惠卿在鄜延，欲更蕃漢兵戰守條約，諸老將不謂然，帝頗采聽，將推其法於他路，遣禧往經畫。禧是惠卿議，渭帥蔡延慶亦以為不然，帝召延慶還，加禧直龍圖閣，使往代，

以母憂不行。服除，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。官制行，罷知制誥，專為中丞。鄧綰守長安，禧疏其過，帝知其以惠卿故，雖改綰青州，亦左遷禧給事中。

种諤西討，得銀、夏、宥三州而不能守。延帥沈括欲盡城橫山，瞰平夏，城永樂，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，令括總兵以從，李稷主饋餉。禧言：「銀州雖據明堂川、無定河之會，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，其西北又阻天塹，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厄。竊惟銀、夏、宥三州，陷沒百年，一日興復，於邊將事功，實為俊偉，軍鋒士氣，固已百倍；但建州之始，煩費不貲。若選擇要會，建置堡柵，名雖非州，實有其地，舊來疆塞，乃在腹心。已與沈括議築砦堡各六。砦之大者周九百步，小者五百步，堡之大者二百步，小者百步，用工二十三萬。」遂城永樂，十四日而成。禧、括、舜舉還米脂。明日，夏兵數千騎趨新城，禧亟往視之。或說禧曰：「初被詔相城，禦寇，非職也。」禧不聽，與舜舉、稷俱行，括獨守米脂。先是，种諤還自京師，極言城永樂非計，禧怒變色，謂諤曰：「君獨不畏死乎？敢誤成事。」諤曰：「城之必敗，敗則死，拒節制亦死；死於此，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。」禧度不可屈，奏諤跋扈異議，詔諤守延州。夏兵二十萬屯涇原北，聞城永樂，即來爭邊。人馳告者十數，禧等皆不之信，曰：「彼若大來，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。」禧亟赴之，大將高永亨曰：「城小人寡，又無水，不可守。」禧以為沮眾，欲斬之，既而械送延獄。比至，夏兵傾國而至，永亨兄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，禧曰：「爾何知，王師不鼓不成列。」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。夏人益眾，分陣迭攻抵城下。曲珍兵陳於水際，官軍不利，將士皆有懼色。珍白禧曰：「今眾心已搖，不可戰，戰必敗，請收兵入城。」禧曰：「君為大將，奈何遇敵不戰，先自退邪？」俄夏騎卒度水犯陳。鄜延選鋒軍最為驍銳，皆一當百，銀槍錦襖，光彩耀日，先接戰而敗，奔入城，蹂後陳。夏人乘之，師大潰，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。珍與殘兵入城，崖峻徑窄，騎卒緣崖而上，喪馬八千匹，遂受圍。水砦為夏人所據，掘井不及泉，士卒渴死者太半。夏人蟻附登城，尚扶創拒鬥。珍度不可敵，又白禧，請突圍而南；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，募死士力戰以出，皆不聽。戊戌夜大雨，城陷，四將走免，禧、舜舉、稷死之，永能沒於陳。

初，括奏夏兵來逼城，見官兵整，故還。帝曰：「括料敵疏矣，彼來未出戰，豈肯遽退邪？必有大兵在後。」已而果然。帝聞禧等死，涕泣悲憤，為之不食。贈禧金紫光祿大夫、吏部尚書，謚曰「忠湣」。官其家二十人。稷工部侍郎，官其家十二人。

禧疏曠有膽略，好談兵，每云西北可唾手取，恨將帥怯爾。呂惠卿力引之，故不次用。自靈武之敗，秦、晉困棘，天下企望息兵，而沈括、种諤陳進取之策。禧素以邊事自任，

狂謀輕敵，猝與強虜遇，至於覆沒。自是之後，帝始知邊臣不可信倚，深自悔咎，遂不復用兵，無意於西伐矣。子：俯，自有傳。

李稷 〈附〉

李稷，字長卿，邛州人。父絢，龍圖閣直學士。稷用蔭歷管庫，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，修拓深、趙、邢三州城，役無愆素，然峭刻嚴忍。察訪使者以為言，都水丞程昉亦訴其越職。詔令件析。御史周尹又論稷父死二十年不葬，僅徙東路，俄提舉蜀部茶場。甫兩歲，羨課七十六萬緡，擢鹽鐵判官。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，遂為陝西轉運使、制置解鹽。秦民作舍道傍者，創使納「侵街錢」，一路擾怨，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。時人語曰：「寧逢黑殺，莫逢稷、察」。

种諤起興、靈議，稷聞之亦上言：「可令邊面諸將各出兵撓之，使不得耕種，則其國必困，國困眾離，取可決也。」及出境，稷督餉，民苦折運，多散逸，稷令騎士執之，斷其足筋，宛轉山谷間，凡數十人，累日乃得死。始，稷受旨得斬郡守以下，於是上下相臨以峻法，雖小吏護丁夫，亦顓戮不請。軍食竟不繼，諤謀斬稷，客呂大鈞引義責之，復使還取糧。既集，諤猶宣言稷乏軍興，致大功不就，坐削兩秩，貶為判官。

永樂既城，稷悉輦金、銀、鈔、帛充牣其中，欲誇示徐禧，以為城甫就而中已實。積金既多，故受圍愈急，而稷守之不敢去，以及於難。李舜舉別有傳。

高永能

高永能，字君舉，世為綏州人。初，伯祖文岊舉州來歸，即拜團練使，已而棄之北遷，其祖文玉獨留居延川，至永能始家青澗。少有勇力，善騎射，由行伍補殿侍，稍遷供奉官。种諤取綏州，發永能兵六千先驅入囉兀，五戰皆捷，轉供備庫副使。治綏德城，辟地四千頃，增戶千三百，即知城事。

元豐初，為鄜延都監。秋，大稔，夏人屯二千騎於大會平，將取稼。永能簡精騎突過其營，騎卒驚潰，獲鈐轄二人。轉六宅使。夏人患之，令曰：「有得高六宅者，賞金等其身。」經略使呂惠卿行邊，永能伏騎谷中，以備侵軼，邊騎果至，馳出擊走之。夏兵二萬犯當川堡，永能以千騎與相遇，度不能支，依險設疑兵，且鬥且卻，而令後騎揚塵，若援兵至者，奮而前，遂解去。擢本路鈐轄。

四年，西討，永能為前鋒，圍米脂城。邊人十萬來援，永能謂弟永亨曰：「彼恃眾集易吾軍，營當大川，宜嚴陳待其至，張左右翼擊之，可破也。」詰旦，鏖戰於無定河，斬首數千級，得馬三千、橐駝牛羊萬計。城猶未下，密遣諜說降其東壁守將，衣以文錦，導以鼓吹，耀諸城下，酋令介訛遇乃出降。進東上閤門使、寧州刺史，以年請老，不許，又進四方館使、榮州團練使。

永樂之役，獻謀皆不用。城既陷，其孫昌裔欲援之從間道出，永能歎曰：「吾結髮從事西羌，戰未嘗挫，今年已七十，受國大恩，恨無以報，此吾死所也。」顧易一卒敝衣，戰而死。其子世亮與昌裔求得屍以歸。詔贈房州觀察使，錄世亮為忠州刺史，諸孫皆侍禁殿直。

永能家世州將，所領多故部曲，拊之有恩惠，遇敵則身先之。下有傷者，載以己副馬，故能得士死力。遠近喜言其事，稱之曰「老高」。及死，邊人無不痛惜。嘗過其遠祖唐綏州刺史思祥淘沙川廟，得畫像及神道碑，上之，詔即所在賜田三十頃，以奉祭祀。

永能之亡，延州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沒，贈均州防禦使。

沈起

沈起，字興宗，明州鄞人。進士高第，調滁州判官，與監真州轉般倉。聞父病，委官歸侍，以喪免，有司劾其擅去。終喪，薦書應格當遷用，帝謂輔臣曰：「觀過知仁。今由父疾而致罪，何以厚風教而勸天下之為人子者。」乃特遷之，知海門縣。

縣負海地卑，間歲海潮至，冒民田舍，民徙以避，棄其業。起為築堤百里，引江水灌溉其中，田益辟，民相率以歸，至立祠以報。御史中丞包拯舉為監察御史。吏部格，選吏以贓私絓法，無輕重終身不遷。起論其情可矜者，可限年敘用，遂著為令。立縣令考課法，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，乞采漢故事，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，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宮省，勿專任宦官，宗室袒免親令補外官，復府兵，汰冗卒，書數十上。以論興國鐵官事不合，出通判越州，改知蘄、楚二州。

京東歲饑盜起，除提點刑獄。至，則開首贖法攜其伍，盜內自睽疑，轉相束縛唯恐後。改開封府判官，為湖南轉運使。凡羽毛、筋革、舟楫、竹箭之材，多出所部，取於民無

制，吏挾為奸。起會其當用，自與商人貿易，所省什六七。召為三司鹽鐵副使，直舍人院。

熙寧三年，韓絳使陝西，加起集賢殿修撰、陝西都轉運使。慶州軍變，將寇長安，起率兵討平之。會韓絳城綏州不利，起亦罷知江寧府。入知吏部流內銓。奉使契丹，至王庭，其位著乃與夏使等，起曰：「彼陪臣爾，不當與王人齒。」辭不就列，遂升東朝使者，自是為定制。六年，拜天章閣待制、知桂州。

自王安石用事，始求邊功，王韶以熙河進，章惇、熊本亦因此求奮。是時，議者言交阯可取，朝廷命蕭注守桂經略之。注蓋造謀者也，至是，復以為難。起言：「南交小醜，無不可取之理。」乃以起代注，遂一意事攻討。妄言密受旨，擅令疆吏入溪洞，點集土丁為保伍，授以陣圖，使歲時肄習。繼命指使因督餫鹽之海濱，集舟師寓教水戰。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，悉禁止之。於是交阯益貳，大集兵丁謀入寇。

蘇緘知邕州，以書抵起，請止保甲，罷水運，通互市。起不聽，劾緘沮議，起坐邊議罷。命劉彝代之以守廣，日遏絕其表疏，於是交人疑懼，率眾犯境，邊陷廉、白、欽、邕四州，死者數十萬人。事聞，貶起團練使，安置郢州，徙越，又徙秀而卒。

起生平喜談兵，嘗以兵法謁范仲淹，仲淹器其材，注孫武書以自見，卒用此敗。

劉彝

劉彝，字執中，福州人。幼介特，居鄉以行義稱。從胡瑗學，瑗稱其善治水，凡所立綱紀規式，彝力居多。第進士，為邵武尉，調高郵簿，移朐山令。治簿書，恤孤寡，作陂池，教種藝，平賦役，抑奸猾，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。邑人紀其事，目曰「治範」。

熙寧初，為制置三司條例官屬，以言新法非便罷。神宗擇水官，以彝悉東南水利，除都水丞。久雨汴漲，議開長城口，彝請但啟楊橋斗門，水即退。為兩浙轉運判官。知虔州，俗尚巫鬼，不事醫藥。彝著《正俗方》以訓，斥淫巫三千七百家，使以醫易業，俗遂變。加直史館，知桂州。禁與交人互市，交阯陷欽、廉、邕三州，坐貶均州團練副使，安置隨州。又除名為民，編隸涪州，徙襄州。元祐初，復以都水丞召還，病卒於道，年七十。著《七經中義》百七十卷，《明善集》三十卷，《居陽集》三十卷。

論曰：兵，凶器也，雖聖人猶曰未學。輕敵寡謀，鮮有不自焚者。永樂之陷，安南之畔，死者百萬，罹禍甚慘，良由數人者不自量度，以開邊釁。禧、稷、永能之死，宜矣。起執議益堅，妄意輕舉，雖貶官莫贖其責。彝不能行所學，而規規然蹈前車之轍，以濟其過，烏得無罪？

熊本

熊本，字伯通，番陽人。兒時知學，郡守范仲淹異其文。進士上第，為撫州軍事判官，稍遷秘書丞、知建德縣。縣令墳包魚池為窪田，本弛以與民。

熙寧初，上書言：「陛下師用賢傑，改修法度，得稷、卨、皋、夔之佐。」由是提舉淮南常平、檢正中書禮房事。

六年，瀘州羅、晏夷叛，詔察訪梓、夔，得以便宜治夷事。本嘗通判戎州，習其俗，謂：「彼能擾邊者，介十二村豪為鄉導爾。」以計致百餘人，梟之瀘川，其徒股栗，願矢死自贖。本請於朝，寵以刺史、巡檢之秩，明示勸賞，皆踴躍順命，獨柯陰一酋不至。本合晏州十九姓之眾，發黔南義軍強弩，遣大將王宣、賈昌言率以進討。賊悉力旅拒，敗之黃葛下，追奔深入。柯陰窘，乞降，盡籍丁口、土田及其重寶善馬，歸之公，上受貢職。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，願世為漢官奴。遷刑部員外郎、集賢殿修撰、同判司農寺。神宗勞之曰：「卿不傷財，不害民，一旦去百年之患，至於檄奏詳明，近時鮮儷焉。」賜三品服。西南用兵蠻中始此。

蔡京時為秀州推官，本言其學行純茂，練習新法，薦為幹當公事。河、湟初復，本為秦鳳路都轉運使。熙河法禁闊略，蓄積不支歲月，本奏省冗官百四十員，歲減浮費數十萬。

渝州南川獠木鬥叛，詔本安撫。本進營銅佛壩，抗其尤，焚積聚，以破其黨。木斗氣索，舉溱州地五百里來歸，為四砦九堡，建銅佛壩為南平軍。初，熟獠王仁貴以木斗親繫獄，本釋其縛置麾下，至是推鋒先登。大臣議加本天章閣待制，帝曰：「本之文，朕所自知，當典書命。」遂知制誥。帝數稱其文有體，命院吏別錄以進。

又上疏云：「天下之治，有因有革，期於趣時適治而已。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說，文苟簡因循之治，天下之吏因以安常習故為俗，奮言納忠者，悠悠之徒相與蹙額盱衡而詆罵之。陛下出大號，發大政，可謂極因革之理。然改制之始，安常習故之群囿視四起，交

讙而合譟，或諍於廷，或謗於市，或投劾引去者，不可勝數。陛下燭見至理，獨立不奪，今雖少定，彼將伺隙而逞。願陛下深念之，勿使譟讙之眾有以窺其間，而終萬世難就之業，天下幸甚。」本之意，專以媚王安石也。

范子淵創浚河之役，文彥博爭之，命本行視，議如彥博。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。居三年，起知滁州，改廣州，召為工部侍郎。宜州蠻擾邊，道除龍圖閣待制、知桂州。至則諭溪洞酋長，戒邊吏勿生事，請選將練兵代戍，益市馬以足騎兵，宜州遂無事。民蔡寶珒扇龍蕃與峒戶相仇殺，欲引兵致討以為功。本質之色動，縛而投之海。蠻夷以為神。

諜告交人明年將入寇，使者實其言，詔訪，本曰：「使者在道，安得此？藉使有謀，何自先知之？」已而果妄。是時，既以順州賜李乾德，疆畫未正，交人緣是輒暴勿陽地而逐儂智會。智會來乞師，本檄問狀，乾德斂兵謝本，因請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賜之，南荒遂安。

轉運判官許彥先議通湖南鹽於西廣，計口授民，度可得息三十萬。本言：「桂管民貧地瘠，恐不堪命。」議遂格。入為吏部侍郎。逾年，力請外，仍待制、知洪州。言者謂本棄八洞為失謀，奪一官，徙杭州、江寧府，再知洪州。召還，卒於道。有文集、奏議共八十卷。

蕭注

蕭注，字岩夫，臨江新喻人。磊落有大志，尤喜言兵。常言：「四方有事，吾將兵數萬，鼓行其間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豈不快哉！」

舉進士，攝廣州番禺令。儂智高圍州數月，方舟數百攻城南，勢危甚。注自圍中出，募海濱壯士，得二千人，乘大舶集上流，因颶風起，縱火焚賊舟，破其眾。即日發縣門納援兵，民持牛酒、芻糧相繼入，城中人始有生意。自是每戰以勝歸。蔣偕上其功，擢禮賓副使、廣南駐泊都監。賊還據邕管，余靖患其嘯誘諸洞，以屬注。注挺身入蠻中，施結恩信。狄青師次賓州，召會諸將，疑注倚賊聲勢為奸利，欲誅之。注覺，託為遊辭，不肯往。賊破，青始聞注前功，以知邕州。

智高走大理國，母與二弟寓特磨道。注帥師往討，獲一裨將。引致臥內，與之語，具得賊情，悉擒送闕下。拜西上閤門副使。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，至則已為其國所殺，函

首歸獻。轉為使。

居邕數年，陰以利啖廣源群蠻，密繕兵甲，乃上疏曰：「交阯雖奉朝貢，實包禍心，常以蠶食王土為事。往天聖中，鄭天益為轉運使，云責其擅賦雲河洞。今雲河乃落蠻數百里，蓋年侵歲吞，馴致於是。臣已盡得其要領，周知其要害。今不取，異日必為中國憂。願馳至京師，面陳方略。」未報，而甲洞申紹泰犯西平，五將被害。諫官論注不法致寇，罷為荊南鈐轄、提點刑獄。李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，略智高閹民為奴，發洞丁采黃金無帳籍可考。中使按驗頗有實，貶泰州團練副使。淮南轉運使言：「注椎牛屠狗，招集遊士，部勒為兵，教之騎射，請徙大州以縻之。」詔改鎮南軍節度副使。

近臣有訟注廣州功者，起為右監門將軍、邠州都監。熙寧初，以禮賓使知寧州。環慶李信之敗，列城皆堅壁，注獨啟關夜宴如平時。復閤門使，管幹麟府軍馬。辭云：「身本書生，差長拊納，不閑戰鬥，懼無以集事。」時有言交人挫於占城，眾不滿萬，可取也。遂以注知桂州。

入覲，神宗問攻取之策，對曰：「昔者臣有是言，是時溪洞之兵，一可當十；器甲堅利，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。今兩者不如昔，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，謂之『兵不滿萬』，妄也。」既至桂，種酋皆來謁。注延訪山川曲折，老幼安否，均得其歡心，故李乾德動息必知之。然有獻征南策者，輒不聽。會沈起以平蠻自任，帝使代注而罷，注歸，卒於道，年六十一。詔優錄其子，賻絹三百。

注有膽氣，嗜殺，而能相人。自陝西還，帝問注：「韓絳為安撫使，施設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廟算深遠，臣不能窺。然知絳當位極將相。」帝喜曰：「果如卿言，絳必成功。」問王安石，曰：「安石牛目虎顧，視物如射，意行直前，敢當天下大事。然不如絳得和氣為多，惟氣和能養萬物爾。」王韶為建昌參軍，注曰：「君他日類孫沔，但壽不及。」後皆如其言。

陶弼

陶弼，字商翁，永州人。少俶儻，放宕吳中。行山間，有雙鯉戲溪水上，佇觀之。傍一老父顧曰：「此龍也，行且鬥，君宜亟去。」去百步許，雷大震而雨，岸圮木拔。又出大雲，倉卒遇風暴怒，二十七艘同時溺，獨弼舟得濟，人以是異之。一見丁謂，謂妻以宗女，因從學兵法，能持論縱橫。慶曆中，楊畋討湖南徭，弼上謁，畋授之兵使往襲，

大破之。以功得陽朔主簿。

儂智高犯南海，畋為安撫使，辟參軍謀。使下英江會諸將議擊，未至，智高解去。弼舍舟，從其徒數十人，間關步出赴畋。次臨賀，大將蔣偕適戰死，餘眾畏亡將被誅，多降賊。弼數與之遇，亟矯畋命揭榜道上，諭使歸，許以不死，凡得千五百人。府罷，調陽朔令。課民植木官道旁，夾數百里，自是行者無夏秋暑暍之苦，它郡縣悉效之。攝興安令。移書說桂守蕭固浚靈渠以通漕，不聽；至李師中，卒浚之。師征安南，饋餉於是乎出，大為民利。

知賓、容、欽三州，換崇儀副使，遷為使，知邕州。邕經儂寇，井隧蕩然，人不樂其生。弼綏輯惠養，至忘其勤。諸峒獻土物求內附，弼降意撫答，謝其贄，皆感悅無犯邊者。邕地卑下，水易集，夏大雨彌月，弼登城以望，三邊皆漫為陂澤，亟窒垠江三門，諭兵民即高避害。俄而水大至，弼身先版锸，召僚吏賦役，為土囊千餘置道上，水果從竇入，隨塞之。城雖不壞，而人皆乏食，則為發廩以振於內，方舟以饁於外，水不及女牆者三板，旬有五日乃退，公私一無所失亡。自橫、潯以東數州皆沒。弼久於邕，請便郡，徙鼎州。章惇經理五溪蠻事，薦為辰州，遷皇城使。降北江彭師宴，授忠州刺史。

郭逵南征，轉弼康州團練使，復知邕州。民再罹禍亂，散匿山谷，弼率百騎深入左江峒，民知其至，扶老攜幼以歸。逵帥官軍臨富良江，使弼殿。交人納款，逵欲班師，恐為所襲。乃以計夜起，軍不整，騎步相蹈藉亂行。賊隔江陰伺覘，知弼殿，弗敢追。弼申令帳下毋動，遲明，結隊徐行，逵賴以善還。建所得廣源峒為順州，桄榔為縣。進弼西上閤門使，留知順州。

州去邕二千里，多毒草瘴霧，戍卒死者什七八，弼亦疾甚，然蚤莫勞軍，視其良苦，意氣激揚，士莫不感泣，強奮起為用。交人襲取桄榔，揚聲欲圖州，獨難弼。弼素得人心，賊動息皆先知。獲間諜不殺，諭以逆順，縱之去，恩威兩施，以是終弼在不敢犯。加東上閤門使，未拜而卒。詔錄其家五人。

弼能為詩，好士樂施，所得俸祿，悉以與人，家至貧不恤也。既死，妻在鄉里，僦屋以居。

林廣

林廣，萊州人。以捧日軍卒為行門，授內殿崇班，從環慶蔡挺麾下。李諒祚寇大順城，廣射中之。李信敗於荔原，廣引兵西入，破十二盤，攻白豹、金湯，皆先登。夜過洛河，夏人來襲，廣揚聲選強弩列岸側，實卷甲疾趨，夏人疑不敢渡。嘗護中使臨邊，將及烏雞川，遽率眾循山行。道遇熟羌以險告，廣不答，夏人果伏兵於川，計不行而去。告者乃諜也。

夏人圍柔遠城，廣止守，戒士卒即有變毋得輕動。火夜起積薪中，眾屯守自若。明日，敵至馬平川，大持攻具來。廣被甲啟他門鼓而出，若將奪其馬，敵舍城救馬，廣復入，益修守備，夜募死士斫其營。夏人數失利，始引退。累遷禮賓使。韓絳奏為本道將。

慶兵據北城叛，廣在南城，望其眾進退不一，曰：「是不舉軍亂也。」挺身縋城出其後，諭以逆順，皆投兵聽命。出者才三百人，廣語餘眾曰：「亂者去矣，汝曹事我久，能聽命，不唯得活，仍有功。」得百餘人。激厲要束，使反攻城下兵，禽戮皆盡，遂平北城。出追亂者，至石門山與之遇，諭之不肯降；縱兵尾擊，敵知不得免，始請命。廣曰：「不從吾言，今窘而就死，非降也。」悉斬之。遷本路都監。詔入對，神宗獎金湯、石門之功，慰賜甚厚，將使開熙河。辭以不習洮、隴事，乃遷鈐轄使，還徙鄜延。攻踏白城，功最，遷皇城使。進討洮羌，加帝御器械、環慶副都總管。安南用師，詣闕請行。帝曰：「南方卑濕。知卿病足，西邊方開拓，宜復歸。」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英州刺史。邊臣或言：「往者劉平因救鄰道戰沒，今宜罷援兵。」廣曰：「此乃制賊長計也。使賊悉力寇一路，而他道不救，雖古名將亦無能為已。平之所以敗，非出援罪。」乃止。

再轉步軍都虞候。韓存寶討瀘蠻乞弟，逗撓不進，詔廣代之。廣至，閱兵合將，搜人材勇怯，三分之，日夕肄習，間椎牛享犒，士心皆奮。遣使開曉乞弟，仍索所亡卒。乞弟歸卒七人，奏書降而身不至。乃決策深入，陳師瀘水，率將吏東鄉再拜。誓之曰：「朝廷以存寶用兵亡狀，使我代之，要以必禽渠魁。今孤軍遠略，久駐賊境，退則為戮，冒死一戰，勝負未可知。縱死，猶有賞，愈於退而死也。與汝等戮力而進，可乎？」眾皆踴躍。廣挾所得渠帥及質子在軍，而令以次酋護餉，以是入篔道而無鈔略之患。師行有二途，從納溪抵江門近而險，從寧遠抵樂共壩遠而平。蠻意官軍必出江門，盛兵阻隘；而師趨樂共，蠻不能支，皆遁去。廣分兵繞帽溪，掩江門後，破其險，水際皆通行，益前進，每戰必捷。次落婆遠，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舍，又約不解甲。廣策其有異，除阜為壇，距中軍五十步，且設伏。明日，乞弟擁千人出降，匿弩士氈裘，猶豫不前謝恩。廣發伏擊之，蠻奔潰，斬阿汝及大酋二十八人。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字，大將王光祖追斬之，軍中爭其屍，乞弟得從江橋下脫走。得其種落三萬，進次歸徠州，窮探巢穴，

發故酋甫望箇恕塚。天寒，士多墮指，而乞弟竟不可得。監軍先受密詔，聽引兵還，遂班師。

拜衛州防禦使、馬軍都虞候。西兵未解，上疏求面陳方略。及入見，言：「韓存寶雖有罪，功亦多，以今日朝廷待諸將，存寶不至死。」廣還部，至閿鄉，疽發斷頸卒，年四十八。

廣為人有風義，輕財好施，學通《左氏春秋》。臨事持重，長於料敵，以智損益《八陳圖》，又撰約束百餘條列上，邊地頗推行之。其名聞於西夏。秉常母梁氏將內侮，論中國將帥，獨畏廣，聞其南征，乃舉兵。然在瀘以敕書招蠻，既降而殺之，此其短也。遘被惡疾死，或以為殺降之報雲。

論曰：宋太宗既厭兵，一意安邊息民，海內大治。真宗、仁宗深仁厚澤，涵煦生民，然仁文有餘，義武不足，蓋是時中國之人，不見兵革之日久矣。於是契丹、西夏起為邊患，乃不吝繒帛以成和好。神宗撫承平之運，銳焉有為，積財練兵，志在刷恥，故一時材智之士，各得暴其所長，以興立事功，若熊本、蕭注、陶弼、林廣實然。本、注起身科第，弼能詩好士，廣學通《左氏春秋》。昔孫權勸呂蒙學，文武豈二致哉！本上書以媚時相，廣之征蠻，發塚殺降，君子疵之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